



脚底烟云几万重

朱丹枫

万源市境内有一座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峰,名曰花萼山。此山由大巴山岭的主干蜿蜒而来,分枝劈脉,起伏连绵,为这一带群山的主峰,也是汉江和巴河的分水岭,山北之水流入汉江,山南之水注入巴河。

花萼山之顶峰有个“南天门”,待近观,其形状也像门,两道石壁,并立耸峙,中露一缝,仅一人可行。一风和日丽的天,我们登临南天门,纵目远眺,四周的山峦东一个,西一个,如盘内之棋子;穿流于群山之间的溪流,曲曲弯弯,如遇风雨,则云雾迷蒙,山色晦暗,那诡奇虚幻的变化,又是另一番风格的美,尽可以使你的心灵颤动,产生浩瀚、幽深、莫测休咎的多种怀想……

此山还与三国时的徐庶有关。相传,有一

天,药夫樵叟在山上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老翁,仙风道骨,脚上的草鞋有一尺长,穿戴的衣帽都不是当时的式样。他斜靠着一株古树叹气。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叹气?他皆不言,后只报了他的姓氏。药夫樵叟关心的是采药砍柴,对姓氏并不在意,可在深山老林见到一位朋友,总是值得高兴的。从此,常有往来。他还懂得点医道,间或为药夫樵叟们切脉、处方。凑巧,距离万源几百里处的某地,有位读书人得了病,到处求医、服药,均不见效。他忧郁之极,神思恍惚。一天,正当睡意朦胧,似醒非醒那一瞬,从屋外飘然进来一位老翁,他神态俊逸,举止不俗,似乎早已知道他久病不愈,特地替他来治病的。老翁替他切脉、处方,并叮咛道:“照此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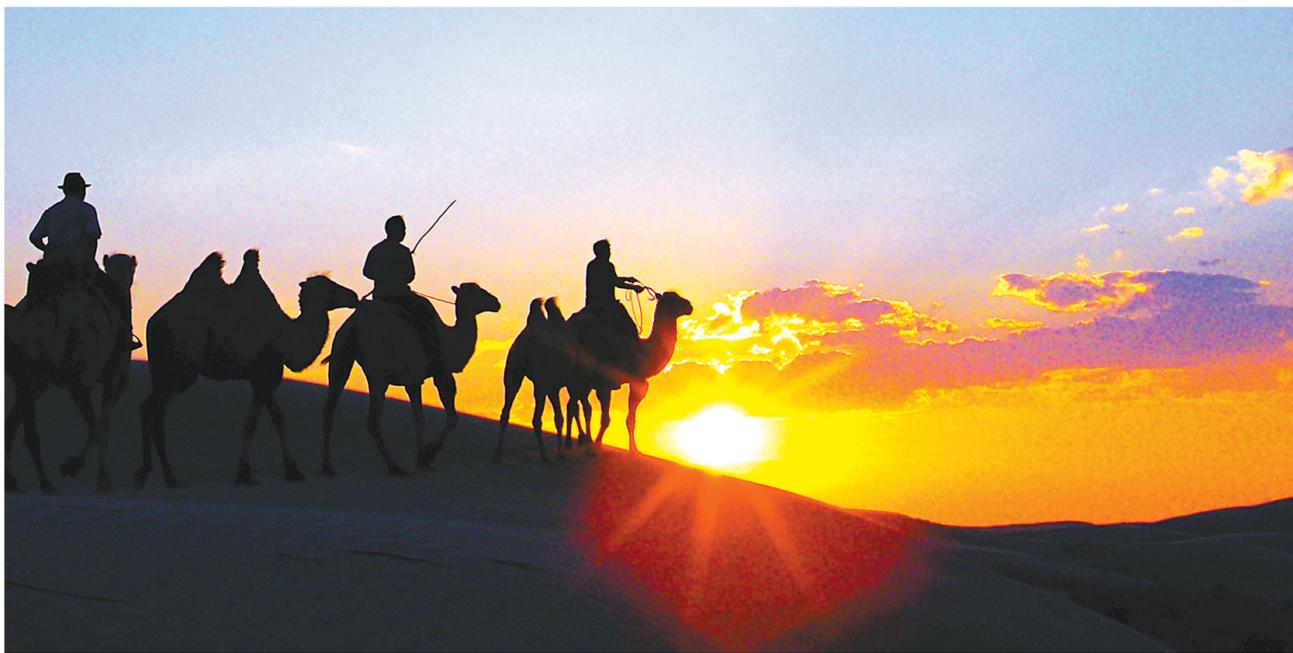
服用三服,可见功效。”那位读书人要求老翁留下姓氏住处,日后病愈将登门道谢。老翁谦逊地说:“不必,需要复诊,到花萼山来,一问便知。”读书人遵嘱服用,果然药到病除。为实现自己的诺言,他来到花萼山寻医致谢,药夫樵叟们说:“这老翁说他叫徐庶,蜀汉那阵子就住在这儿了。”

读书人听罢,不免大吃一惊。《三国演义》中说:曹操为了将徐庶从刘备那里招请过去为他效力,便设计将徐庶的母亲请到许昌,模仿徐母笔迹,写信给徐庶。徐庶事母至孝,因而被骗去曹营。徐母见到他后,明白了曹操的奸计,忿而自缢。徐庶身在曹魏,心常抑郁。后在赤壁之战时,他便借机离开。结果他那一去,究竟去了哪儿?书中没有交代。读书人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老翁竟是归隐的徐庶。他跟药夫樵叟们一道,找遍全山也不见老翁的踪影。读书人知恩图报,请来工匠,精雕了徐庶的塑像,庄严肃穆地送到了花萼山顶。当地绅士也出资捐款,筹料集工,给徐庶的塑像盖了一座祠堂。人们尊称他“花萼老祖”,香火奉祀,求他降福庇佑。

花萼山之美,可以说是大巴山岭的灵魂,它不但能供人远眺,而且还是一个曲折奇妙的地方,如你能一登,当可得其真趣真乐。难怪有诗赞曰:

此是铜城第一峰,崔嵬高耸碧芙蓉。
风生虎穴人随啸,雪映鸿泥路尽封。
呼吸可能登帝座,登临正好访仙踪。
凭栏俯视群山小,脚底烟云几万重。



晚霞伴驼铃

鲍明全 撰

秋冬的张望 (外二首)

贾璋岷

把菊花底色催成纯黄
到了排云而上的时序
大雁 晴空一行远去
它们的命运就这样记取
起伏是它的宿命 而且
总是与秋天暗通款曲

怡然自得 孤吟出杜牧满头插花
李清照笔下的瘦花如许
望断西风的寻寻觅觅
于是原野一片寂寥空虚
风在湖畔心底吹了个呼哨
芦苇就在风中摇曳出情趣

雁阵 排列在云霄的诗行
吟诵出高天草场的畅叙
云堆 把草丝梳理
雁飞过 草丝间洒落一串露珠
雁阵 咋变成水粒?
莫非 这就是夏日的积蓄?

旷野 忽然有凄凉的叫声
露珠就在那一刻闪光
黑压压的雁行故事
怅然回首 如同颤动的飘带长须
缓缓飘近晚秋 呼唤
把故事带向幻境大虚

秋日浮躁的细密
内卷出移动的心绪
雁阵的露珠 散落
零碎成柔软的飞絮
青天铺开风姿的原野
溶解了感伤的丝丝缕缕

东篱下 采摘的痕迹
分明还有几分焦虑
眼神渴望生命的活力
秋雁传递淡定的情绪
露珠散落天际 留下痕迹
岂止在飞扬的大道通衢

春兰的光华留在唇边
长无绝 分终古来的咏叹
又来了东顾西盼的秋菊
时光流逝的声音
从指尖腻腻地溜走
恰恰是满满的一掬

雁阵 把秋的露珠洒满
霜风 把露珠的痕迹扫除
扫不掉的 是岁月的轮回
冬天的雪 冻出天地的清瘦
寒鸿的脚印踏出记忆
斑斑点点 把新的露珠例举

暮光

秋水长天,渲染淡淡的黄昏悲哀
玉露,像寒风中的麻雀
在电线上牵成孤独的一排
残阳斜照,矗立着汉家陵阙
金风,幻作传说中的情怀
柔软,对应着一种奇倔
风中,一碰就碎倒的骨牌
那是隐隐疼痛的感觉

秋 的吟吟,是远方嗚嗚的徘徊
天幕,已挂出一钩初冬的新月

墙上的钟

指指点点的温暖
有一种把时间切碎的感觉
故事悠悠地铺陈
染黄每一段旧胶片的生活
画面分成一帧帧
时光理成一格格

秋夜的风好温柔
也把天与地分隔
蓝得深沉的天幕
游荡着孤鸟
嗚嗚咽咽却不睡觉
绿得黯沉的原野
露珠的眼睛亮了
东张西望 充满渴望

这就怪了我挂的钟
这个秋夜里 我却成了看客
我很想取下那座钟
把时针分针回拨
但是 望望孤鸟和露珠
我还是没那样做
就这样等待 就这样对峙
或者说 就这样耗着

那葡萄,很甜!

欧兢兢

外婆将葡萄洗净后盛了满满一盘,笑着对我说:“这是xy方程。”我惊喜不已,“您怎么知道方程?”

“我们学过。”外婆自豪地说道。外婆给我讲了她的过去,告诉我,将来的日子若要像葡萄一样从酸变甜,就必须上大学。

我顺手拿起一颗,递给外婆:“外婆,我听你的话,你也吃。”“我那里有。”外婆指了指装葡萄的袋子。我知道外婆留下的那些是给一会到来的表弟的。

表弟来后,外婆洗了剩下的一半端给他。“哥,你也一起吃吧。”表弟对我说。“拿去给外婆吧,我这里还有,我们一起吃。”表弟兴奋地把整盘葡萄端给了外婆。当时,外婆笑着说:“你们长大了,也要买葡萄给我吃。”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嗯。”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们渐渐长大了,而外婆却老了。原本外婆的晚年生活很幸福,但突如其来的一次意外跌倒,外婆被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起初,她还只是记不住琐碎的杂事,后来,她开始渐渐不记事,最后连我都不记得了。

最后一次去看外婆,一进门,我看见外婆剪短了头发,面容却十分憔悴。我趴在她的轮椅上,问她累不累。她看着我,眼神空洞,毫无表情。

我贴着她的耳朵叫她:“外婆,你知道我是谁吗?”她傻乎乎地望着我,痴痴地问:“谁?我不知道。”“我是你的外孙,还记得吗?”我的内心突然很不是滋味。

“噢,大外孙。”她想了许久才回过神来。“葡萄,葡萄……”

听见外婆说出葡萄,我的眼泪就不听使唤地往外涌,怕被她发现,只好赶紧收回情绪。

“你们也不过来看看我……”“嗯,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我打开手中的袋子,给她看。

“葡萄,葡萄!”她很激动。

我赶紧拿出一串葡萄,小心翼翼地用温水洗干净,然后摘了一颗最大的,剥了皮,喂给外婆。外婆眯起眼睛,慢慢地,轻轻地咀嚼,嘴角止不住地上扬,说:“很甜,很甜……”

那个夏天,葡萄熟了,外婆走了。那一刻,我怀念儿时的自己,如今再也无法体会到那附着的葡萄滋味了。

每年冬天回老家,总喜欢到村部大院转转。

两条纵横交错的水泥路,把小村分割成四大块,清一色的红瓦白墙房屋,清一色的黑色铁漆大门,村部坐落在这些干净整洁的房舍中间。

小时候,我们村小学就在村部院里。十冬腊月天气,东北雪大,矮矮的老教室屋顶还一如从前,堆着厚厚的雪,像童话里的雪房子。杨木窗棂上的蓝色铅油,却早已斑驳脱落,写满岁月印痕。

记得那时,这些杨木窗挡不住冬天的凛冽寒风,所以每年霜降一过,老师都领我们干一场全体都参加的劳动,搭土炉子和溜窗缝。搭土炉子是力气活,老师带领男同学用土坯砌。溜窗缝是细致活,当然是我们女同学的任务。我们从家里拿来旧报纸、旧书本纸和打好的浆糊,仔仔细细给每一扇漏风的窗户溜缝,就是用纸条把窗户缝糊住,这样十冬腊月天,寒风就挤不进

那样的冬天不冷

邱立新

窗户缝了。下午,同学们又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拔河比赛,比赛在操场上进行,哨声响起后,整个比赛场地立即掌声雷动,加油声此起彼伏,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拔河比赛,“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深刻哲理,就在我们童稚的心灵中增强一分。

如今,学校操场改建成村部小广场,每到农闲时节,是村民晚饭后自娱自乐的好地方,扭大秧歌,吹拉弹唱,一年四季热热闹闹,彰显着新时代农村的精神风貌。

村部墙外的红砖土平房,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张老师的家,张老师当初做我们班主任时,才刚结婚。她第一次走进教室时,梳着齐耳短发,穿一件蓝花袄罩,一笑两个酒窝,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

冬天,教室后边摆着高高的豆根、苞米棒、木棒,我们的桌椅只得往前摆,直接挨到了讲台。教室中央的土炉子里,苞米棒、木棒夹着生烟燃

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也把寒风挡在了外边,可我们的双手双脚,仍冻得猫咬一样难受,张老师说是因为土砖房的墙太薄。上完文化课,她就领我们在教室里跺脚、拍手、唱歌,等全身热乎了,她再让大家坐下,给我们讲红军过草地故事、少年小英雄故事。在文化资源匮乏年代,这些故事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滋养了我们贫瘠的心灵。

印象最深的是快元旦时,各班筹备元旦联欢会的热闹气氛。寒冬腊月天气,操场上冷,教室又狭小,她就把我们几个女生领到她家,教我们跳民族舞、说快板,还给我们摊鸡蛋玉米饼吃。她家家俱很少,又简朴又干净,这也很像她自己,平实、简洁、自然。

张老师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退休后被孩子接到城里,但这老宅她一直留着,每年夏天,她都和老伴回去住上一段。

藏在咸菜罐子里的“冬天”

王晓艳

小时候,一到冬天饭桌上总少不了母亲腌的咸菜,萝卜丝、辣椒、白菜、黄瓜条。用母亲的话说,冬天不吃咸菜,就等于没过冬。

这半年,出于种种原因,我都没能回家。一天晚上,我跟母亲视频,一边嘱咐她和家人天冷注意保暖避免感冒,一边说想吃咸菜,说着竟忍不住红了眼眶。母亲安慰我说,咸菜都给你留着,转身把摄像头对准咸菜让我看,隔着电话我都能闻到咸菜浓浓的香味。

第二天,送儿子上学后,买了点水果我便踏上了回家的路。记得上次回家路上的树还郁郁葱葱,小草儿在风中摇晃着脑袋,仿佛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的舞姿,谁知再回家时,树木脱掉了绿衣,光秃秃地矗立在大自然中,单调中多了几分威严。

父母对我不打招呼,突然回家,吓了一跳,可父亲的嘴角都快连到了耳

朵根,母亲拉着我的手高兴之余还不忘责备我,没提前告诉她,都没准备我爱吃的水果和饭菜。我双手环抱着母亲的胳膊,妈,我就想吃您做的咸菜。不一会儿,饭桌上就摆上了咸菜,都是我爱吃的。我每吃一口,母亲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味道是咸了还是酸了?“妈,您做的咸菜越来越好吃了。”母亲听了,心满意足地笑着。吃着咸菜和父母聊着家常,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自参加工作,结婚以来,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吃母亲做的饭也是少之又少,可不管隔多久,母亲做的那碗饭,怎么吃也不腻。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常常抱怨母亲只会做咸菜,殊不知,当初嫌弃的咸菜却成了长大后的思念。小时候吃的是家常,如今再吃,吃的却是乡愁。

我临走时,发现后备箱被咸菜、包谷珍、苹果,还有带着泥土的菠菜和大

葱装得严严实实。父亲用笔在每个袋子上做了标记,父亲说了为了方便我找菜。简单的食物却被父母镶上了沉甸甸的爱。

“妈妈,我们家的冰箱都变成奶奶菜园了。”儿子打开冰箱,瞪大眼睛惊讶地说。说着他就要吃奶奶腌的萝卜干。“妈妈,萝卜干越嚼越好吃,就像嚼牛肉干一样。”我被儿子的话逗乐了。在儿子的要求下,咸菜成了我们家冬天饭桌上的主菜。“妈妈,夏天也能吃到萝卜干吗?”“夏天温度过高,不宜储存,口感也没有冬天爽口,有句谚语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我话刚说完。儿子听后灵机一动说,那我们就把冬天藏在咸菜罐子里,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吃到萝卜干了。

好一个藏在咸菜罐子里的冬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的咸菜罐子里都藏了一个“冬天”。